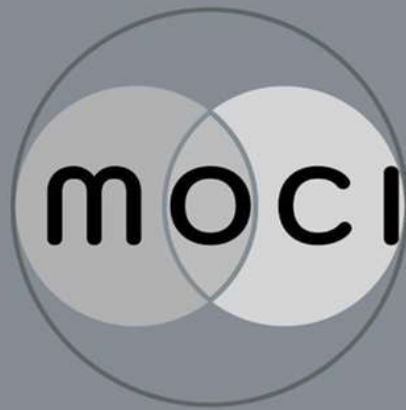


斯塔拉与狮子

Sitara and the Lion



By James Mahu | E3 : S2

译者 主权玫瑰 2023
MOCI.life

斯塔拉与狮子

E3: S2

第二集: 第三篇

原著 詹姆斯马湖 2023

翻译 主权玫瑰 2023

所有绘画皆是詹姆斯马湖作品

相关网站

MOCL.life

SovereignIntegral.org

WingMakers.com

JamesMahu.com

中文网站

mocliflife.cn

sovereignintegral.cn

wingmakerschina.com

wingmakers.com.cn

jamesmahu.com.cn

下列网站提供朗读版

MOCL.life

英文

mocliflife.cn

中文

中文版 1.0


版权声明：知识共享 BY-NC-ND

Copyright: Creative Commons




此许可证允许重用者在承认和标明原著所有权的前提下，以非商业用途在任何媒介上以任何格式，复制和分发此素材。但是禁止编辑更改，禁止商用。

CC BY-NC-ND 包括以下元素：

BY  – 必须标明版权归属原作者

NC  – 仅允许非商业用途

ND  – 不允许对作品进行衍生或改编

斯塔拉与狮子

E3: S1

第二集：第三篇

他们靠近后发现，那淡淡光亮变成了跃动的营火，朝肉眼可见的所有方向辐射出火星和光亮。如果火焰也能跳舞，这些几乎一人多高的火焰就是那样的舞者。

男子回身看着跟在 100 码之外几位旅伴说。“我先去通知他们，有客人来了。我不想带来惊讶。族人没在这个领域见过陌生人...”他停了一下，“...我是说今天之前。所以最好通知他们，让他们理解你的来意。”

“我并没有侵犯的意图，”来客轻微鞠躬回答。

“他们会理解的，”男子说。“这只是流程。我确认你们可以过来时，会给你们打手势。”

“他们是你们族人，对吧？”来客对同乘骆驼的女子耳语到。

“他们只是亲戚。我们祖先相同。但 100 年前，我们离散了。主要理由是，我们都在扩展，并为了保持更多的独立性，就决定将各自的领地朝相反方向发展。我们时而会举办重聚的集会，但每年数次的会面，还不够保持我们彼此..保持完全的信任。”

“哦...”来客喃喃自语。“看来，其实你们热爱的斯塔拉老师，不是你们部落的人，她属于这个部落？”她这个问题更像是个陈述。“你们为何想扩展领地？”

“其实，是为了木材。我们需要到高原收集木材，用于营火，烹饪和取暖。”

“哦...”

她们目送男子走向营地，并看到两名带步枪的男子走了出来。因距离太远，无法听清他们的对话，但根据语调感觉到的只能是：敷衍。那笑声不是很友好。

不一会儿，男子转身往回走，那头骆驼走的很慢。他足够靠近后，就拉着缰绳停了下来。“他们想见你。”

“那，我们都一起去？”来客问。

“不。”他摇头。“他们想见你，只见你。”

“理由是什么？”

“他们想保护自己的老师。他们甚至不希望陌生人知道斯塔拉的存在。他们想保密。但我们...跟他们看法不

同。“他微笑着下了骆驼，并命令它跪下等待。“你可以骑我的骆驼。”

“我从未独自骑过骆驼。”

“琥珀认路。你只需坐着即可...安静的坐着。其他的交给她即可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，其实我不是因为害怕，只是想让你们知道，我的经验值是 0。”

“我也猜到了，”男子轻笑着说。

来客跳下原来的骆驼，爬到琥珀背上，他们就二话不说的开步走去。

来客接近营地时注意到，那里有三个人在等着她。她到达 20 米远的地点后，他们就停下互相之间的对话，站起来迎接。他们的衣着跟刚才那批旅伴不同。琥珀径直朝他们走去，并在轻微的耸动和温柔的响鼻中停了下来。来客放开缰绳。迎客小组中的一位男子抓起缰绳，拉着琥珀着地，让来客从骆驼上滑下来，着陆在石头和夯实沙子的混合体上。

一位帽衫遮头的高个身影走上前来。“我是斯塔拉。你来这里是为了见我？”她展开双臂说。“来这里？在这沙漠腹地的星空下？”

来客扭头看着身后的方向说。“我来这里，是听从几位新朋友的吩咐。”

“他们说，你能跟动物对话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也能，我们抓到一头美洲狮，但他不肯开口。你是否愿意跟他对话...或至少尝试一下？”

来客点了点头，斯塔拉也浅笑着轻微鞠躬回应。

“好，那跟我来。”斯塔拉大步离去，仿佛使命在身。

“你们是怎么抓到他的？”来客跑着追上她，问到。

“他落在我们用厚实绳网遮盖的陷阱里。他出不来，所以不要怕。”

“他的安全有保证吗？”

“你是说，狮子的安全？”

来客点头。“对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他很安全。”斯塔拉对来客的话感到吃惊。

她们沉默的走了一会儿，仿佛两个活在各自世界里女子，在试图寻找进入对方世界的途径。

“我从来没见过其他的动物对话者，”斯塔拉说。“能有这个共同点真好，这让我们感到可以互相信任。”

“你为何感到，那狮子不想跟你对话？”

“也许是因为，我们会杀掉抢走我们吃食的狮子，”斯塔拉回答。

“他是否抢了你们的食物？”

“我猜，在他有机会抢劫之前，我们就抓了他。”

那个营地比来客预想的要大些。很多巨大的帐篷在四周扩散。

“你们这里有多少人？”

“这里，这个营地？嗯，大约 120 人，随季节而变。”

“水和食物来自哪里？”

“这个沙漠里，有足够支撑我们部落的食物和水，但不能添加外人，”她摆着头表示强调。“不过，如果你是个动物对话者，我们欢迎你。”

“你是说住下来？”

“你想住多久都行，”斯塔拉说。

“哦...”

他们继续前行，斯塔拉领先一米左右，带着他她奔向那个狮子陷阱。

“我们到达后，你希望我跟那狮子说什么？”

“告诉他，我们的食物不能给他。如果他的意图是吃我们的食物，我们就别无选择，只能处决他。”

来客惊诧的瞪着这位新的待客之主。“你是个动物对话者，怎么说出这种话？”

“我把族人放在第一位。狮子需要自给自足。食物紧缺时，我无法兼顾这两个身份。”

“那么狮子该吃什么呢？”

远处传来一声吼叫。快到了。

“兔子，老鼠，鹿，鸟儿，他们的食物很丰富。只不过跟山羊相比，那些都更难捉到。当然，除了鹿之外，肉的质和量都不比山羊。”斯塔拉住口看了看来客，又说。“山羊是盛宴。兔子...是清淡早餐。抓兔子消耗的能量，跟摄食兔子的补充刚好相抵。我们的山羊很容易猎捕，并且能提供一两周的能量。所以有区别。”

“哦...”

陷阱附近坐着两位手拿步枪的男子，女子们靠近时，他们都站起身。“告诉他，远离我们的地盘，否则我们就开枪打死他。”

“我不会说这些。”

斯塔拉停下脚步，再次转过身来，并双手叉腰。“那你计划怎么说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会提问，然后根据他的回答，决定接下来的对话。”

“好的，但，还是请别忘了，它毕竟是瞬间即可杀人的美洲狮。不能把它当人看。它们是野蛮杀手，因为那是它们求生的需要，但我们也别无选择，只能将它们看作敌人和竞争对手。即使我不想杀它们，部落中也会有上百人主张消灭它们。因为，那样我们就不需要再担心食物供给的减少，也不用担心孩子们远离营地时的安全。”她停下来，眯眼看了看来客，又说。“对我们来说，这些不是很抽象的假设。你理解吗？”

来客点头。“这是你的世界，我只是个客人。但你在请求我的帮助，所以，即使是在你的世界里，我还是有权跟随自己的良知和道德标准行事。你理解吗？”

“嗯...我理解，你还没开始跟这头好斗的狮子对话，就陷入了两难境地，”斯塔拉暗自轻笑着说完，就走到不远处的陷阱口旁边。

那陷阱被手工编织的绳网覆盖着。几英尺下方，插着很多指向斜下方的尖头木桩，让任何爬上来的尝试变得相当危险，甚至致命。来客可以看到一些东西，正在大约四米深的坑底徘徊。但因光线太暗，只能看到一些宛如愤怒云朵般翻卷的模糊黑影。

来客看着斯塔拉说。“我希望你和那些哨兵都离开。”

“不，”她回答。“我要留下来。”她对着哨兵们点了点头。他们立刻走开了。

斯塔拉坐在地上，仿佛在表明，我就是不走。

“我预想过你的年纪，但你看起来比我想的更年轻。”来客说。

“好吧，我就当你这是在夸我。”

“我在跟狮子说话...”来客浅笑着说。

“噢，感谢你的幽默感。我的族人非常严肃。我们需要在残酷的沙漠里求生存。幽默感不能彰显我们的强大。所以我缺少幽默感培训，请宽恕我。”

“听说你是老师，族人很尊敬你？但听起来，你对他们的影响力很有限，”来客评论到。

斯塔拉欲言又止，因为美洲狮突然发出一声有力的咆哮。那吼声的音量，几乎完全被陷阱的深度吸收殆尽，

但那声音依然足够持久的证明，下面那团影子是个真实存在，很强大，并且可能很愤怒。

“我要开始了，”来客说。“请你闭眼想象一个，对全部相关者都有益的和平解决方案。我说的‘全部’就意味着那个，整体。”

斯塔拉抬头看了看依然站着的来客，然后紧闭双眼并重新低下头。来客走到陷阱的另一侧。那陷阱是不太规则的圆形，宽度大约 3 米，看起来很像一只凝视天空的眼睛。

来客蹲下来，捡起一个奶油色的物体。“这是什么？”

斯塔拉睁开眼。“像是骨头。我们在挖坑时发现了它。我们挖坑时无论发现什么，都习惯于摆在坑外。”

“这是美洲狮的骨头。”

斯塔拉微笑着说。“噢，你还能读懂骨头...”

来客沉默了一会儿。她开始非常缓慢，也很用心的绕着坑口走动，仿佛试图跟某些东西校准并对齐。“你是一头沙漠深处陷阱里的美洲狮。我是个刚刚来到沙漠的人类。我向你表示诚挚敬意。我希望把你看作朋友，并以朋友的立场告诉你，我们的处境尴尬。我来这里的目的，是给引你掉入陷阱的人们代言。”

“看来，你是他们的爪牙，”狮子开口讲话，但只有来客能听到。

“你为何来这里？”来客问。

“他们杀了我的配偶。就在这个目前囚禁我的地点。”

他仰着头说。“你现在正拿着她的锁骨，”他的声调里带着些许颤抖。

来客下意识的抓紧手里的骨头。

“我来这里，是为了悼念她，不是为了复仇，也不是为了觅食，”狮子说这话时，声音开始缓和，冰变成水。“因为我知道，复仇会带来我的死亡，而我还不想离开这个世界。”

“他们怕你来抢食物，那是他们最执着的东西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他们人数过多。”

“不，那是因为他们的人数恰到好处。他们只是需要对彼此负责，并保护食物和水。他们是跟你一样的智能生命体。”

“我不是来偷吃食。”狮子继续徘徊，并偶尔抬头瞥一眼来客。

“你的配偶是什么时候死去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如何精准的回答你的问话，也许是五个月，他们前杀了她。”

“但你还留在哀伤里？”

“我有大把的时间。”

狮子终于停止徘徊，并坐了下来。

“你希望他们怎么做？”来客问。

“嗯，那不是很显然吗...放了我。”

来客突然转过身去，并说到。“你能看见我的手臂吗？能看见我指点的方位吗？”

狮子后退着靠在陷阱坑壁上。“是的，我能看见。”

“朝着我指点的方向，步行大约 5 个小时有个地方。那里有一头美洲狮，住在岩石突起顶端，她也失去了配偶。只不过，跟你不同的是，她甚至不知道配偶为何离开。”

“哦...”

“如果我放了你，你是否能去那里，承诺不再回到这里来？”

“我很高兴去那里。”

“...并且不再回到这里来？”来客重复到，声调更严肃。

“不再，表示很久，”狮子没有正面回答。

“不再，不是时间的长短。是绝对，”来客说。

“嗨，我无法承诺绝对，但我会尽最大努力回避这个地区。事实证明，这个地方严重摧残我的身心健康。”

来客没作声。

狮子站起身，再次开始徘徊。“不过，你怎样知道，在那个具体方向的...5 小时距离外，有个母狮的？”

“就像现在跟你一样，我跟她说过话。”

“多久之前？”

“大约六小时前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好的，我决定承诺你要求的绝对性，但那些人类也必须回避你提到的区域。协议必须是双向的，这样能保证我们之间不再陷入纷争。如果他们的牧群来到我的听力范围之内，我就不再受这个绝对性承诺的约束。这

是双向绝对性承诺，有个附加条件。并且，我猜，你无法替那些人类立下承诺。对吗？”

“你的要求听起来很公平。我去问问他们的一位首领。我很快就能回来找你。”

“那我...等你...”狮子叹着气说完，就躺在那又深又暗的地面上。

来客睁开眼，站在斯塔拉的对面，清了清嗓子。“斯塔拉？”

斯塔拉睁开眼帘，凝视来客的眼睛。

“我谈拢了一个协议，”来客说。

“太棒了。快告诉我，具体是什么？”斯塔拉问。

“狮子答应离开并不再回来。”

“离开去哪里？”

“朝那个方向骑骆驼走 5 小时-”

“那个岩石突起...”斯塔拉说。

离开点了点头。

“我们非常看重那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是我们的圣地之一。那里的岩石排列很像人类所为。我们族人在远古就开始造访那里。”

“他要求双向协议。他认为，如果他退让到巨石附近，你们就不能再去那里。这是为了保证不发生新的冲突事件。”

斯塔拉长叹到。“我不能代表族人发言，但我个人认为，这是个不可接纳的条款。抱歉。”

“要怎样才能接受？”来客问。

“他们需要允许我们在特定的时期访问那里，比如，在月圆期间允许我们族人去那里。”

“放牧呢？”

“那里不适合放牧绵羊或山羊。我们同意绝对不在那里放牧。”

来客闭着眼伸出食指。“稍候...”

“我回来了，”她对狮子说到。“那个地点是他们族人的一个圣地。他们不想放弃访问那里的权力。”

“那我们就陷入僵局了，”狮子话音微弱，仿佛透着绝望。

“我们怎样才能避开这个僵局呢？”来客安静的问。

“也许，他们能减少访问，只在固定的时期来访...比如...”

“每个月？”来客接话到。

“对，那应该可行。”

“并且不能放牧，”狮子突然加了一句。“牧人和牧群都必须远离我们的听力范围。”

“明白了，”来客点头。“我去去就来。”

来客张开眼时，看到斯塔拉就在她身旁低头看着那头狮子。

“那么，协议达成？你是否答应我，现在就放他自由？”

“他同意，允许我们在月圆之际访问那里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斯塔拉叹了口气，那仿佛是对着狮子叹气。“可以。”

来客闭上眼睛。“协议达成了，朋友。我们将放你自由，但请耐心等待。”

“你们现在就放了我？”

“是的，但要把你从坑里弄出来，可能需要些时间。耐心些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来客睁开眼。“我们叫那些哨兵回来？”

“那取决于，你是否希望他很快就得到自由。”

“越快越好。”

斯塔拉立刻趴在地上，开始非常用力的从坑壁拔一根尖木桩。狮子在下面看着她，知道她在努力什么。于是来客也加入了拔桩运动。

“我从那个方向开始，”来客指着逆时针方向说。

“拔掉一半就可以了，”斯塔拉说。

几分钟后，木桩已经少了一半，两位女子都退后一步。

“你确定，这足以让他跳出来？”

“我比你更了解美洲狮，”斯塔拉轻笑到。“他能出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那狮子就挣扎着跳出了陷阱口，然后坐了下来，面朝那两位站在离他5米外的女子。

来客闭上眼。“你可以走了，”她对狮子说到。然后再次指向岩石突起的方向。

“我走前，希望跟另外那位说句话。你俩之间，是她说了算，对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来客点头。“她是个动物对话者，你可以直接跟她沟通。”

“不必，我只是希望，听见她直接承诺我们的协议。我只简单的问一句话，你告诉她，点头同意摇头不。你明白了？”

“我明白。你的问话是什么？”

“你是否相信，所有生命都拥有自由意志？”

“这个提问很睿智，我问问她。”

来客睁开眼，转向斯塔拉。“他问了你一个问题，希望你点头同意摇头不。”

“好，他问什么？”斯塔拉问。

“你是否相信，所有生命都拥有自由意志？”

狮子看着斯塔拉那泛起轻微涟漪的表情，猜到她是在沉思。

然后，她的头开始非常缓慢的上下摇动，并随着每次点头不断加快速度。终于，她脸上绽放了笑容。但在她深深凝视狮子的双眸时，还是带着些许微弱的恐惧。狮子二话不说就转身走去，奔向他的新家园和新配偶。

斯塔拉开始啜泣。来客用双臂拥抱她。“你为何哭泣？”

“他知道，是我杀了他的配偶。”

“你为何那么做？”来客问。

“她袭击了我们一位牧人的山羊...于是我们挖了这个陷阱抓她。族人们抓到母狮后，就主张杀了她，因为她如果活在坑里，只会吸引更多美洲狮进入我们的地盘。”

“你抓她时，本来打算怎么处置？”来客问。

“我原来的计划是，用饥饿逼她服从，诱她进入笼子，然后派个骆驼队送她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那样我们跟她就能不再相遇。我发誓，我的计划只是这些。但族人们坚持认为，不必为了来偷食物的美洲狮儿如此的大

费周章。”

斯塔拉停下话头擦眼泪。“我本来也有可能，说服他们放了她，但我没有坚持。我怕那样会让他们疏远我。所以，我愚蠢的向他们投降了，但从那以后，我每天被负罪感折磨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，这头狮子知道这个故事？”

“因为他拒绝跟我对话。”

“我以为，你只是无法听到他的话，或他无法听见你的话。”

“他能听懂我的话，只是拒绝跟我沟通。”

“他这么跟你说的？”来客带着新的紧张感问到。“他说不想跟你沟通？”

斯塔拉点头。“他当时就问过我，所以，我给他讲了刚才将给你的故事。”

立刻退后一些，凝视斯塔拉的脸。她们目前的位置离营地外围边界大约 100 米。两位女子站在漆黑的夜空下，虽然只有遥不可测的星光陪衬，她俩还是能清晰的看见彼此。

“你是真心感到哀伤，还是在给罪恶感寻找出口？”

斯塔拉抬头凝视来客的眼睛。“你并不了解我，所以不该问这类隐私问题。”

“问题不在于，我是否了解你，而是，你是否希望更多的了解我，以便让你无法拒绝这样的问话。”

“把你介绍给我的那个男子，”斯塔拉说，“他才认识你几个小时，但已经认定，你是我该见的人。那男子 26 年前开始，就一直做我的学生。我信任他。所以我信任你。但，毕竟几个小时带来的信任，还不足以让我跟你问答这类内容。”

“那又是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属于那种，摘掉了一百个面具的人。”

“一百个面具？”

“哦，你没听过这个故事...”斯塔拉暗自轻笑，但来客还是听到了。

“如果那故事不太长，也许你可以分享给我...”来客点了点头，然后坐了下来。“请分享...”，她望着斯塔拉说。

斯塔拉坐在她旁边。两人都面朝陷阱坑口，它现在显得既空荡又落寞。但不知何故，坑里还留有那种壮丽的存在感，或许是因为，刚刚有头美洲狮从里面跳了出来。

“一百个面具，”斯塔拉开口到，“是个故事，主人公是注定继承王位的王子。王子是个善意的灵魂。他强大而又宽容。睿智而又开明。坚强而又脆弱。这些都是国王所需的素质...其实所有人都需要这些素质。”她停了下

来，看了来客一眼，来客闭着眼，仿佛只想聆听。

“我在听，”来客感觉到斯塔拉的目光，于是出声。

“王子太过善良，不适合做国王。他们毕竟不是活在理想国度。有些充满野心的国家，总是企图控制一切。其中的几个国家，正好跟王子的疆土接壤。”

“王子的父亲逐渐年老病弱，最后终于病死。父亲临死前给他的命令之一，就是让他去找那位，一直做他父亲助理的聪明顾问。每个人，包括仆人都知道，顾问是王位背后的力量。”

“顾问知道战争即将爆发，立刻去讨好王子。他建议王子去会见那些敌对邻国的国王，告诉他们，自己将在数月，甚至数周内即位。让他们知道，论精明和智谋，王子不比这些对手差。并且，与他们不同的是，王子拥有更强大的资源，科技和各种身居高位的朋友。”

“顾问还认为，王子在执行这个计划，轮访邻国疆土时，应该带个面具。顾问的理由是，王子的面孔看起来太善良，太柔和。邻国的国王们会看出他的弱点，并在老国王离世后伺机发起攻击。就这样，顾问说服王子带上了面具。面具还有另一个效果，让王子避免在宾客或王族面前饮食，这样可以避免中毒。”

“于是，王子带上了顾问准备的各种面具，”斯塔拉继续讲故事。“他每次见人，都会带上不同的面具。顾问雇了个皇家面具工匠。关于每个面具呈现何种表情，工匠都听从顾问的指令。这些表情略有不同，比如有的表情是鄙夷，有的是忧虑，有的是好奇。”

“后来，王子终于即位当了国王，戴冠这一天，他戴的是一个特制的新面具。顾问制造这个面具时的指令是：*隐藏的鄙视*。果然，新王子即位三天之后，就在一场政变中丧了命。因王子没有兄弟姐妹，顾问自然而然的被推举当了新国王。于是，顾问当着所有国民的面，杂碎了那个隐藏鄙视的面具，并发誓，作为新国王，再也不戴面具了。民众都很高兴。”

斯塔拉沉默良久，静静聆听远处营地的喧嚣。有那么一刻，在那纯粹的寂静中，她甚至觉得听到一声咆哮，从那个吸引美洲狮奔去的神秘方向飘来。

“这是个好故事，”来客终于睁开眼，开口说到。“但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何我很像那个顾问。”

“在我的族人之间，这个故事相传了几个世纪。因为过于久远，所以除了说给孩子们，已经不再需要提起。因此，至少在成年人之间，这个故事凝缩成谚语，代表一个，摘掉外在自我面具的人。通常，摘面具这个动作，只会发声在最亲密的友人之间，或甚至基本上不发生。”

“我不属于这两种情况...”来客说。她的话语里，带着一种能量，可以携带精微的语义。即使是连斯塔拉，也只是能感觉到它，却无法准确定义它。

“你哭了，”来客转头对着斯塔拉，说到。“我认为那是一种邀请。在我的文化习俗里，如果有人公开哭泣，一般表示想摘个面具。希望进入亲密交往...如果情景合适，有时甚至向陌生人敞开心扉。”

斯塔拉快速看了来客一眼，然后转头瞭望星辰。“我明白。你说得对。我感到，你经常能享受到这种瞬间。”

斯塔拉微笑着说。

“你是说，我经常猜对？”

斯塔拉点头，“是的。”

“我认为，我说的一切都是观点，并只是观点。通过语言表达的一切，都是观点，没有更多效果。观点不能分对错。观点是不确定的假说。只有事实，才能分出对错。”

“事实又是什么呢？”斯塔拉问。

“是个压倒性的逻辑。”

“请举例...”

“这个压倒性逻辑就是，假设我们活着，并且有意识。”

“好吧，还有吗？”

“就这些，”来客说着站起身。“我要回去找那几位旅伴了。他们可能在担心我的处境。”

“此刻，你在这里，跟我一起站在离狮子陷阱几步之遥。这不是个事实吗？难道不是吗？”斯塔拉问到，她仿佛不希望来客因为寻找旅伴而终止她们的对话。

“这是个观点，”来客说。

“但，我们的意识确实在告诉我们这个事实，如果意识是事实，根据关联性，这个来自意识的告知，不也应该是个事实吗？”

来客扫视天空并叹了口气。“你看到那颗星吗？”来客指着北极星说。

“很亮的那颗？”

“对，”来客说。

“它是我们晴朗夜空中的邻居，”斯塔拉说。“我们都熟悉它。”

斯塔拉站起身，开始拉伸筋骨。

来客没作声，她等到斯塔拉收回注意力，然后才开口。“那么，你一定知道，在太阳落山后，它的光能帮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导航。然而，我却能轻松的追溯它的光亮，去它那里，就好比利用它找到来这里的路一般。我并非只在这里，跟你在一起。我能出现在...我选择的任何地点。我在每个连续当下，到底在哪里，并不是个事实。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表象，正如你故事里的面具。”

“我不是这个肉体，”来客指着自已继续说。“你可以说，我的人类身体在这里，跟你的人类身体在一处，两个

身体都恰好位于这个空荡荡的狮子陷阱附近。你能认知的事实不过如此。但没人会这么说话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这种说法不实用。观点更容易表达，观点的美妙之处在于实用性，方便表达。”

“我可能在坐牢，但这不是事实。这是个观点。每个人都活在专属的独特现实里，我们无法断言他人现实中的表象。我们只能描述自己这个现实，要知道，我们对自己现实的理解，只能靠人类感官，但每个人的感官都与别人不同，所以透过感官得到的理解，也受到个体的表象，期望，梦想，信念，欲望，需求，以及情绪的影响。我们的人性是空前绝后的，你至少应该知道这一点。至于说‘我们有意识’，这应该是个事实。”

接下来是一阵长长的沉默，后来，还是斯塔拉用轻柔而神秘的语调重新开口。“就在刚刚，我好像听到远处那头狮子的声音...”

“他的生命即将发生变化-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正是！”斯塔拉插话到。“你是个改变者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改变者。很少见。就是能改变时空的人。根据传说，我们族里曾出现过一位能改变时空的人，名叫拉搜尼亚。她是很久以前活在我们族里的改变者。改变者是大自然的哲学家。你就是。你改变自己所处的时空，这意味着所有进入你轨道的人，都会被改变。他们会走上新的旅途。”

“每个人都如此，”来客轻描淡写的说。“根据这个定义，每个人都是改变者。”

斯塔拉摇了摇头。“不，别人不是。改变者不只是带来改变，他们还能导航事物的方向，令其变得更接近本来面目--更接近那个藏在所有面具背后的精华。这种改变，不只是变得不同，或变得更符合模板。他们带来的改变，是让个体再次回到自我，不断的，不断的回到自我。改变者，名不副实，其实是还原者。”

“没人能知道，其他人该怎样才能还原成最内在自我--我称之为主权个体，”来客回应到。

“难道你认为，让那狮子孤独的饿死在陷阱里，会对他更有益处吗？你所作的事，改变了狮子在时空内的轨迹，让他有机会更完全的做自己。”

来客耸了耸肩。“你这个词，改变者，是在某类身上贴的标签。其实，这些人只是能让脑和心形成伙伴关系，并在心脑联盟的配合下，为相遇的所有人奉献想象力和直觉而已。其他一切，只是词语，标签，盒子，度量，只是用来满足大脑里的粉红色胶体。如果用上述这个定义，也许可以叫我改变者。话虽如此，你在未来用这个词指代我时，我还是会随时拒绝。”

来客摆着头强调。“你明白了？”

斯塔拉转身开始往回走。“我们该去找你的朋友，免得他们担心你。”

来客快步追上斯塔拉，跟她并肩而行。

斯塔拉看了她一眼。“我注意到，你一直拿着那根锁骨。为什么？”

来客把它递给斯塔拉。“这是个礼物。”

斯塔拉迟疑着没接。“为了什么？”

“为了纪念。”

“假设我不想记住这事呢？”

“那就把它埋在沙里吧。”来客突然止步，并举起母狮的锁骨，请斯塔拉接受。

“你给我的礼物？”斯塔拉并没有伸手，只是问到。

来客摇头说。“不。是那头狮子让我交给你的。这是他给你的礼物。”

斯塔拉摇了摇头，盯着地面。然后，缓慢的举头凝视星空。她一边看一边深深吸了口气，然后缓慢的吁了出去，并在唇间仔细品味气流。她微笑着接过那根锁骨。“我两者兼顾。”

“兼顾？”

“我会作为纪念，保留一段时间，然后，当那个记忆不再打扰我时，再把它归还给沙漠。”

两位好友并肩而行。

“我喜欢你，”斯塔拉突然说。“我希望你能住一段时间，越久越好。我会亲自照顾你，保证你舒适。”

来客突然停下脚步，拥抱斯塔拉的肩膀，斯塔拉也停了下来。“你听到了吗？”来客看着狮子离去的方向说。

她俩都沉默了大约5秒左右。“我刚刚告诉他，最后再吼一声。”来客调皮的眨着眼说。

于是，从群星璀璨夜空笼罩下的黑暗沙漠中传来的一声威严狮吼，到达了她们的耳畔，那声音，仿佛来自银河另一侧巨星的柔光。

(完)

